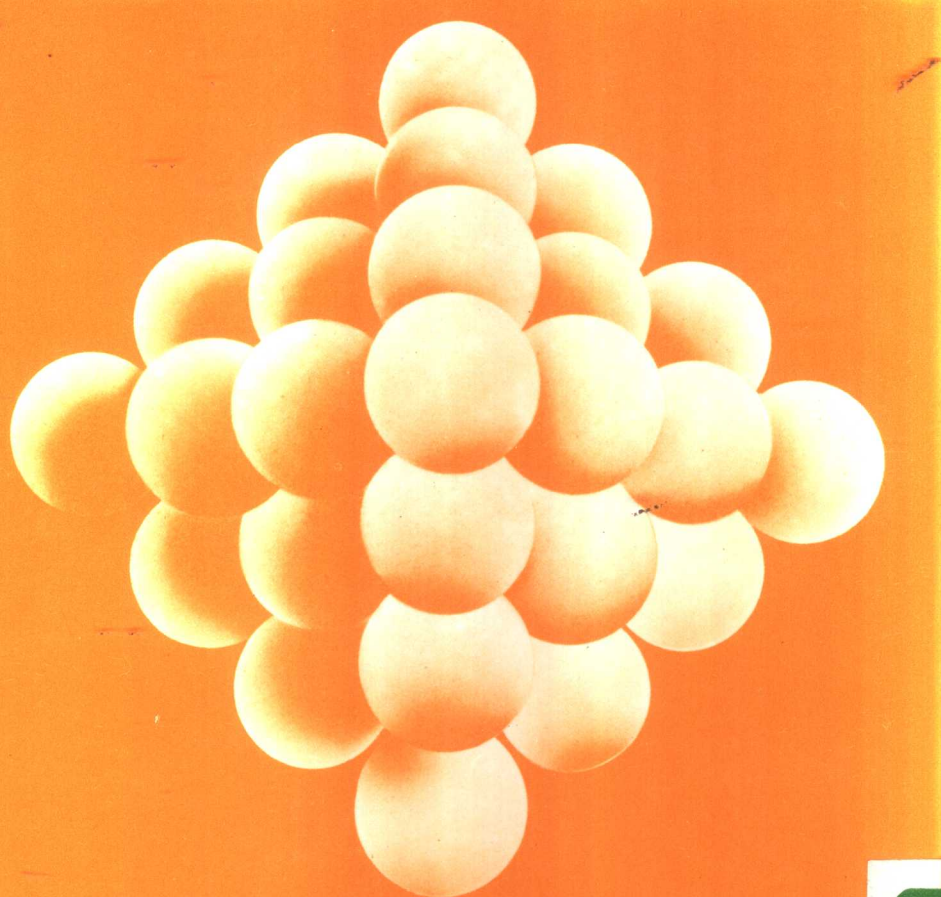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木喬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134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木喬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喬木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134

著者：喬木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振文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七六巷廿三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平裝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 插內內封排裝版
 蝶

頁頁封頁面版訂本

八六八一一新穿三

〇〇〇〇〇八五線十二

磅磅磅磅磅宋15開

雙宏模磅磅銅×

面康米紙造版42

大豐黃紙紙紙

銅色加印淺

版印書灰

紙書紙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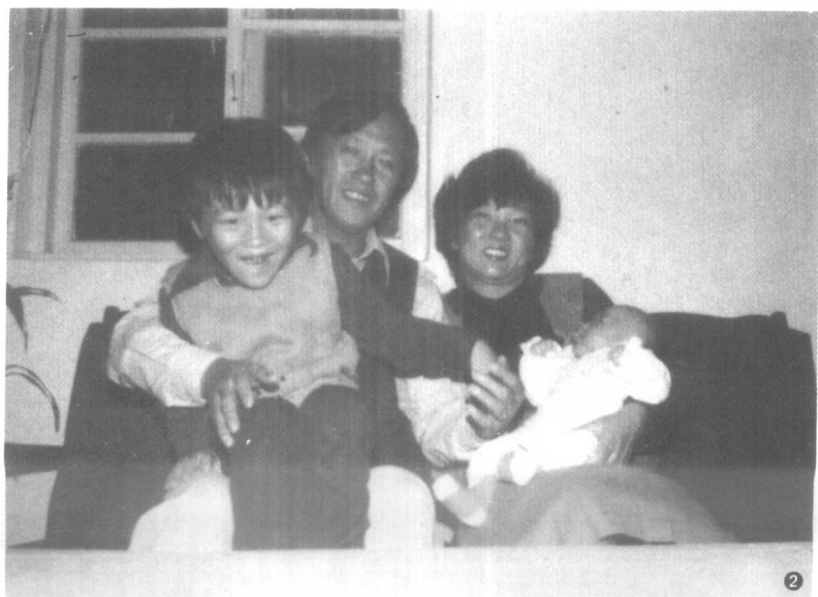
①

寫罷校對時的神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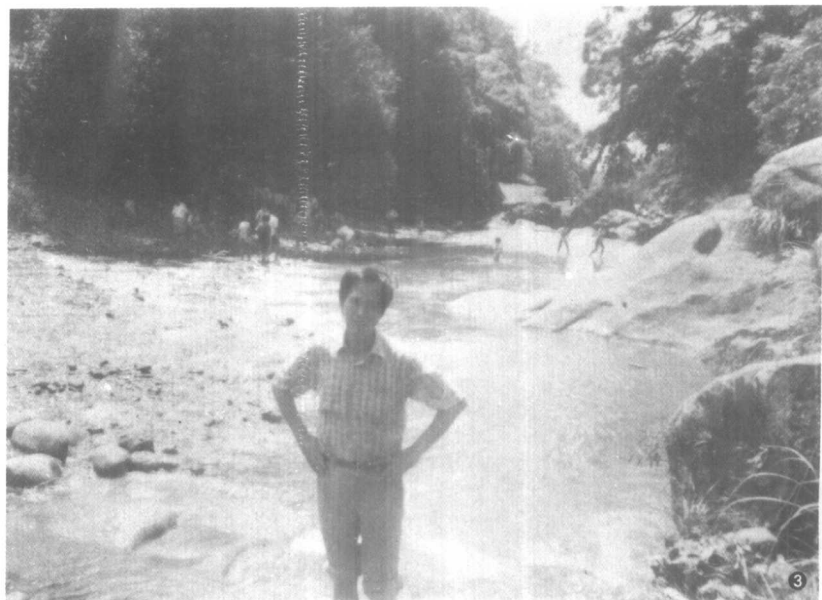


②

全家福



③ 獨上蒼茫間



④ 訪問北迴鐵路施工情形



萬物之靈

喬木

理着行囊，心頭那個計劃也在摺衣疊被中現出一個稜角。周寧寧覺得她面前的世界閃着明麗的色彩。她明天一早就要啟程到台北去。她在恆利貿易公司找到一個營業助理的職位。開始用自己的手，去挑自己的生活。

周太太坐在對面床邊，用一種特別的眼神注視着女兒整理衣物。她很想去碰她，卻又揮不上手。女兒大了，使她愈來愈不了解。要說打行李，捆紮箱籠，她可是老經驗。真是結實牢靠，偏偏女兒不信那一套。一件衣服照她說應該橫着佔地方才少，也不虛空活動。寧寧偏要把它直過來。既無母女意見不合，她在那兒就變成越幫越忙，反不

■校	■編	■主	■作	■封
對	輯	編	家	面
羅	喬	羅	李	田
愛	愛	愛	愛	愛
萍	木	萍	牧	原
				果
				豐

目 錄

素描	
生活照片	
手跡	
小傳	三
祭如在	五
孤鴻	四
也是一個女人	七
萬物之靈	九
望女成鳳	一七
春痕	一七
鳳凰	二〇三

• 集選自本書 •

作品書目
二五

星星
三九

• 2 •

小傳

喬木，本名鄭全美，四十九歲，生長山東農村，陸軍通信兵學校畢業，於民國四十七年開始寫作，初學散文，後改寫小說，時輟時續，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及中山文藝創作獎等獎，六十四年結婚，妻張曉明，畢業私立輔仁大學德文系，現職德國某百貨公司台灣連絡處雜貨部經理，育有二子，長名鄭莊，次名鄭稼。

祭如在

洪阿川驀地一個踉蹌，跌跌撞撞向前衝了好幾步，差一點就栽進泥坑裏，幸好及時用手撐着地，才沒摔個狗吃屎。他娘的人，人倒楣，路也坑人，不知是自來水公司還是電信局作的孽，把好端端的一條新舖的柏油路，挖得渾身爛瘡。雨一淋，汽車一輾，就到處流膿；一個不小心沾上，馬上變個金身菩薩。

他一面咒罵着，從地上掙扎着直起腰，把滿手的黃泥漿往背後的麻包上抹了抹；同時一手抓着麻包口，一手伸到背後托着麻包底，扭腰翹屁股的往上掂。那樣死命折騰了一會兒，總算把溜到背上的大麻包，掂到肩頭上。可是再蹣跚了不幾步，麻包又從肩上滑下來，石頭般壓到背脊

上。他又掂着往肩上扛，但沒有用；扛上去不過幾分鐘，便很快溜下來。其實也難怪，麻包裏裝的那個東西，也太難扛，它方不方、圓不圓，剛扛肩膀上，馬上就順着脊椎骨往下滑。雖然他緊緊拽着麻包口往上拉，手反被拉到背後去。幹他娘！怎會這般重？腰都被壓斷了。

站到路邊喘口氣，伸手揩揩汗。路還好遠啊，扛着它再走那樣遠，不是累死了？

不扛怎麼辦？丟掉？丟掉多可惜，千方百計才把牠弄到手，就是爲了一口氣，還可以好好的吃幾餐。想到那大杯的酒，大塊的肉，他就禁不住得意的笑了。好肥啊！老闆一見準會把嘴咧得大大的。

驟然他的腿有力了，灰暗的臉上泛起一層光。能怨他嘴饞嗎？好久沒痛痛快快吃喝一頓，嘴裏快淡出一個島來了。祇是大掃把般的西北風，迎面直往身上掃，冷颼颼的鑽進領口裏，骨頭都凍得涼涼的。要冷！就他娘的冷吧！偏偏額頭還濕漉漉的，背上猛冒汗；再被麻包一壓，就粘粘膩膩不舒服。還有兩個耳根子，也被掃得火燒的一般癢，他用手揉了揉，更癢得刺心似的。奇怪！耳朵怎會癢成這種模樣？難道是那個野婆娘咒的？也許呀，她那張又臭又髒的烏嘴，要被咒一句，準倒楣一輩子，早想到這點，就不該去惹她，如今弄了一身騷。說不惹她，又怎能忍下那口氣；看她現在那個神氣樣子，好像烏鴉真會變成鳳凰。然而憑她那副德性，任騙過誰，也騙不了他。那麼她要咒，就讓她咒吧，反正沒兒沒女，也不打算跟他結兒女親家。何況他已經走了半輩

子下坡路，再往下滑，也壞不到那裏去；祇要出了那口氣，窮也窮得甘心。

走吧！別管她咒不咒了，好好吃喝一頓才是正經。

二

有兩個人各提着一個大包袱在趕路，兩個包袱裏都橫七豎八包着一些舊衣服，行色匆匆打洪阿川身畔走過。他從他們的談話中，聽出大斜坡下面那座廟裏又在辦冬令救濟，他們要把那些衣物送去廟裏。他娘的，這也算是新聞嗎？值得一路上窮嚷，怕人家不知道他們捐了幾件破衣爛被嗎？其實那座廟裏辦冬令救濟，已經不是新鮮事，每年冬季都會來一招。可是他在這塊地面轉了幾十年，從沒見過白米白麵跟遮風擋雨的衣物，救濟到他身上。

臭！他朝路旁唾了一口唾沫。要是那些東西救濟到他身上，他要嗎？才不要哩。靠救濟生活，沒出息，要靠就靠自己，混好了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；混不好，挨凍、受餓，那是命，沒什麼好怨。

要說不想那些衣物，可是這時刻的寒風，猖獗得像鞭子，猛往他身上抽，凍的渾身直哆嗦。他看見一個包袱裏，有件厚厚茄克，能弄來穿在身上多好，再狠毒的鞭子也不能奈何他。他娘的

！雨也跟着趁熱鬧，還是小寡婦哭漢子那種哭法，悲悲切切的，一陣緊，一陣慢，還連帶着訴說，弄得人心頭毛毛的。好了！別管那麼多了，要哭就讓她哭個够吧，誰叫桃園地區那樣怪，一到冬季就整大風風雨雨的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要是天氣不冷，一個個「香肉上市」的招牌怎會在家家飯店門口掛起來，怎會使那些喜愛此道的傢伙夾着尾巴往裏面鑽，大塊的肉，大杯的酒，吃得渾身暖洋洋的，心頭就像燒起一把火，騰然得雲霧裏般亂想。照這樣說，就沒什麼好怨了，老天能在那般時候颳颳風，下下雨，對他來說，也算天公作美啊。

如果要怨，祇有怨他自己了，不該把唯一的茄克塞進麻包裏，弄得身上沒有一件擋風的衣服。可是不在麻包上面弄點東西遮蓋行嗎？他對這條路太熟了，知道從那兒到地頭，要經過好幾道警哨；在過去，他對那些穿黑制服的先生們，從來都不理睬，他們也拿他莫奈何。但他今天把那東西裝進麻包後，心裏一直虛虛的，唯恐會在路上被他們攔下來檢查，一打開麻包就砸了，少說也得坐幾天牢，或罰個千兒八百的。要講坐牢他倒不怕，這年頭坐牢，就像養老爺似的，有吃，有喝，風吹不着，雨打不着，在裏面過年都求之不得呢。怕的是被那個野婆娘曉得了，跑來指着鼻子罵一頓，就倒楣到家了；她是一個什麼髒字都講得出口的女人。

想到這兒，他禁不住搖搖頭笑了，今天是怎麼了？那般膽前顧後的，從前他沒這樣啊！根本沒作過警察會檢查的想法，祇要弄到貨，往麻包一塞，背起來就走，絲毫都不會心驚膽跳。莫非